



从鲍照诗歌探述鲍照与京口

□ 乔长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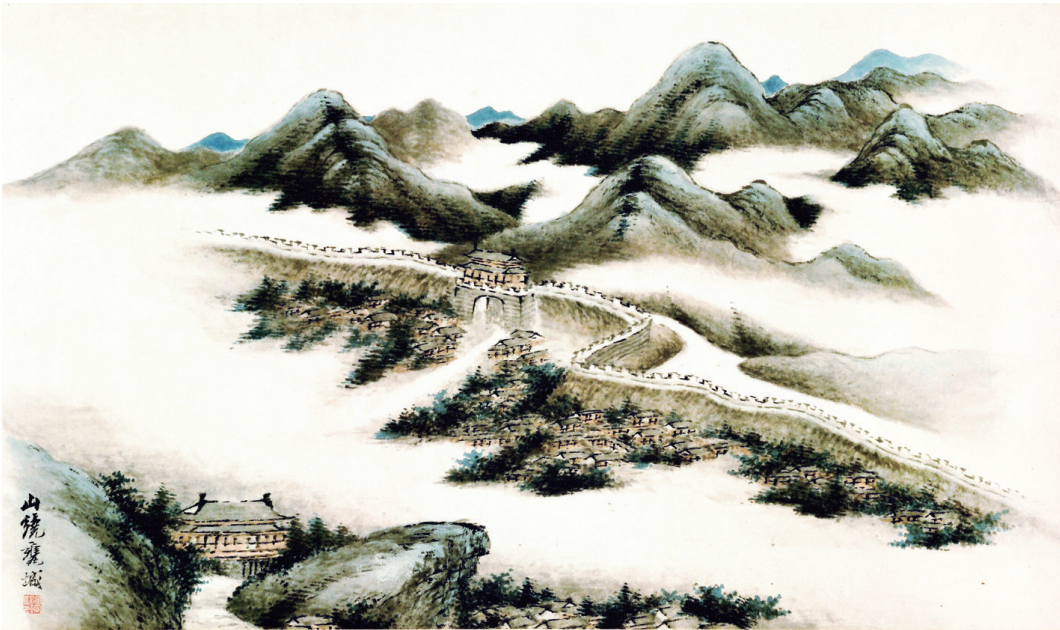
南朝著名文学家鲍照(416?—466?—一说419—461)是一位与京口(今镇江)关系密切的历史名人。他的先世在西晋末年中原动乱时由东海(今山东郯城一带)南下避乱定居于京口一带(下称“京口”),到鲍照时已有好几代人。这一点众所公认,毋庸赘言。但对于鲍照的家(这里是指家庭)于何处,有论者则说他“当时应该家于今天江苏镇江及南京一带”,而在具体作品解读中却只见有鲍照“家于建康”的说法。如此一来,给人的印象是,鲍照实际上是家于建康(今南京),这种说法至少是淡化了鲍照与京口的关系。最近,有关方面正在编撰镇江历史文化著述。鉴于这种说法也许会产生一定影响,因而笔者依据鲍照诗歌,也来探述一下鲍照与京口的一些情况。

家乡在京口

鲍照表明,鲍照不但早年家于京口,以京口为家乡,而且从京口步入仕途以后,他客居建康等地时,他的家乡也还是指京口。

鲍照有《行京口至竹里》诗,诗题“竹里”是山名,在句容县(参《元和郡县志》“句容县”)。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》卷五竹里山:“六朝时京口至建康皆取道于此。”诗题“行”有“离开”和“前往”两种含义,论者或以“行”是前往之义,遂以为此诗是作于鲍照由建康往京口时。但从诗中“斯志逢离严,孤值值暄暄”看,诗人所要表达的显然是离家出游以谋仕的意思。据此,诗题之“行”,当为“离开”之意。此诗表明,鲍照在步入仕途之前,他的“家”和“故居”是在京口。

鲍照有《登翻车岬》诗,“翻车岬”是竹里山的高险之处(参同上)。论者或以竹里山是由吴兴(今属浙江)在建康的必经之路,遂以为此诗是作于鲍照出仕后由吴兴往建康时。但从诗中“游子思故居,离客迟新乡”看,此诗显然是鲍照作于离开“故居”前往“新乡”,“游子”显示鲍照当时还年轻,尚未步入仕途。因而论者所说显然与诗意不合。今天看来,此诗也应当是作于鲍照离开京口“故居”前往“新乡”建康之时。由此可



见,鲍照在出仕之前,他的“故居”即原来的家是在京口。由这种情况看来,鲍照后来虽曾家于建康,他的“故居”也还是在京口。

鲍照有《临川王刘义庆还田里》诗,此诗众所公认是鲍照为临川王刘义庆服丧以后还家时所作。“田里”是指故乡(参《辞海》)。诗中“舍辔将十龄,还得守场藿”。而据《宋书》“临川王传”,刘义庆是“(元嘉)二十一年,薨于京邑(京邑指建康)”。则鲍照为刘义庆服丧当在建康;丧期期满,鲍照所“还”的“田里”即故乡,自然不是指建康,而是指京口。至于论者说当时鲍照是“家于建康”,即使如此,他在建康的家也只能说是客居之处。由此看来,鲍照在步入仕途之前,他的“家”和“田里”是在京口;在步入仕途“舍辔将十龄”时,他的“家”仍然是在京口。当然,由于鲍照后来曾不止在一处任职,因此,除了京口的“故居”,建康的客居以外,鲍照在别处是否还会有“家”,有关情况未见记载,不敢臆断。但如果今

天说鲍照的“故居”是指京口的家,“故乡”是指京口,即使他在别处还曾有“家”,也只能说是客居之处,这样的推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。而且他家即从京口“故居”迁往外地,也当是在再次出仕以后。

鲍照的《梦归乡》诗,论者以为是作于鲍照在长江以北时。诗中说“寐中长途近,觉后大江违”,表明诗人所说的“乡”即家乡是在大江之滨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鲍照的家乡是在京口而非建康看,诗人所说的“乡”只能是指京口,而不是指建康。由此诗又可见,鲍照对于家乡京口以及京口的亲人是满怀浓厚的情意。

鲍照诗中可见他对京口的感情

鲍照在离开京口步入仕途客居他乡以后,又曾在元嘉二十六年(449)到二十八年(或二十九年)随从始兴王刘浚任职于京口,写下了《从旧

宫》《从拜陵登京岬》《蒜山被始兴王命作》等诗,显示了诗人对京口家乡的深挚情意。

《从旧宫》。“旧宫”当是指宋武帝刘裕在京口的旧居。诗中称颂京口为“东秦邦北门,非亲谁克居”,可见诗人对京口的赞美。对于此诗所说之“旧宫”,论者或说是在徐州,并说此诗是鲍照随从衡阳王刘义季赴任徐州时所作。其实,诗中“灵龟蕴川流”称颂刘裕,就显示“旧宫”当是在京口而不会是在徐州。理由是:京口是在“川流”即大江之滨,而徐州并不在大江大河之滨,所以此诗之“旧宫”,不会是指徐州之“旧宫”,只会是指京口之“旧宫”。

《从拜陵登京岬》。诗题显示,此诗是鲍照随从始兴王刘浚拜陵及游京岬山时所作。诗人在诗中慨叹:“伤哉良永矣,驰光不再中。衰贱谢远愿,疲老还旧邦。深德竟何报,徒令田陌空。”这些话显示了诗人久离故乡京口的复杂感情。诗人明确称京口中为“旧邦”,显示京口是他的故乡。此前他虽曾远离京口,家于建康等地,他仍以京口为故乡。

《蒜山被始兴王命作》。此诗是鲍照随从始兴王刘浚游览京口蒜山时所作。蒜山是刘裕当年大败孙恩之处,这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刘裕的重要地位。鲍照在诗中称美京口是“形胜信天府,珍宝丽皇州”,意为京口确实是“固塞险,形势便,山川林谷美,天材之利多”的“形胜”之地,又如珍宝一样光彩焕发于神州大地之上。此诗赞美京口,确实罕见,显示了鲍照对故乡京口的热爱和以京口为家乡的自豪感。

鲍照在京口为刘浚的侍郎,约有三年时间,大约在元嘉二十八年(或二十九年)离开刘浚的幕下,从此也就离开了“旧邦”京口,直到去世,再也不能返回京口。虽然他此次在京口的时间并不长,但他在京口所作的几首诗,却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“故居”京口的浓厚情意,对于今天我们了解鲍照与京口的关系有重要意义。在这种情况下,今天当我们在探讨镇江古代历史文化时,自然是难以接受鲍照早年“家于建康”的说法。(配图:京江二十四景之山绕筑城)



《淮俗戏婴图》

古代的儿童歌曲

□ 王昊军

古代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,纯洁可爱,虽然古代没有儿童节,但是,古代的孩子也爱唱歌,古代也有儿童歌曲。

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儿童歌曲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《汉书》,《汉书》中的《孔子家语》里有一首这样的儿童歌曲:“天将大雨,商羊鼓舞。”这不仅是一首儿童歌曲,而且还是首预报天气的歌曲。“商羊”是古代的一种鸟,传说商羊起舞,很可能要下大雨。《汉书》中还有这样一首儿童歌曲:“楚王渡江得萍实,大如斗,赤如日,剖而食之甜如蜜。”这首儿童歌曲说的是楚国的国王有一次渡江,看到江面上漂浮一种大如斗、颜色赤红的水上植物,楚王不知道是什么植物,就派人去向孔子请教,孔子说那是萍实,剥掉外面的皮可以吃,味道甜美。这件事被写成了儿童歌曲,在当时的孩子们中间广为传唱。

南朝时期编撰的《述异记》中有一首儿童歌曲是这样写的:“阿房阿房亡始皇。”这首儿童歌曲非常简洁,唱的是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,这是一首具有社会意义的儿童歌曲。

在《晋书》中,儿童歌曲是这样写的:“升平不满斗,隆和那得久?桓公人石头,陛下徒跳走。”这首儿童歌曲是说东晋皇帝把年号改为“升平”,想用年号来粉饰太平,但是,当时桓温掌握兵权,割削百姓,即使把年号改得再好也不会长久,如果桓温率军进入京城,皇帝连鞋也不会来得及穿就要慌忙逃命去了。

在《全唐诗》中,有这样一首儿童歌曲:“生儿不用识字,斗鸡走马胜读书,贾家小儿年十三,富贵荣华代不如。能令金距期胜负,白罗绣衫随软舆。父死长安千里外,差夫持道挽夜车。”这首儿童歌曲说的是十三岁的贾家小儿善于斗鸡,被唐玄宗选到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,唐玄宗外出时,贾家父子常常穿着华服随行,一路上为唐玄宗斗鸡取乐。后来,贾家病死,唐玄宗命地方官护送灵车,非常显赫,于是,这首儿童歌曲就嘲笑了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。唐朝还有一首儿童歌曲见于《新唐书》中:“新不入箱,新麦不入场。迨及八九月,狗吠空垣墙。”说的是唐朝京城长安大雨成灾,百姓遭殃,饿殍遍野。这首儿童歌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

明朝也有儿童歌曲。《明诗综》中有这样一首儿童歌曲:“狸狸斑斑,跳过南山。南山北斗,猎回界口。界口北面,二十弓箭。”写的是孩子们徒手做游戏的欢乐情景,孩子们围成一圈,模仿猎人追猎狐狸的场面。清朝初期的计六奇在描述明朝历史的《明季北略》中收了明朝的一首儿童歌曲:“崇皇帝,温阁老,崇祯皇帝遭瘟了。”写的是崇祯皇帝重用奸臣温体仁,就如同患上了瘟疫一样,绝对不会有好事的。

古代的儿童歌曲是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,大多简洁明快,易懂易记,深受孩子们的喜爱,因而广为流传。

镇江会馆对联拾萃

□ 潘春华

会馆,是我国古代社会同乡或同业组织的一种居停聚会之处,有的地方称公所。据史料载,我国汉代就已开始出现此类架构雏形,南宋有所增多,明代正始出现“会馆”名称,自清代到民国已相当盛行。

镇江位于江苏省南部,长江三角洲北翼中心,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枢纽,自古即为江南北之商埠重地,鸦片战争辟为通商口岸以后,客商云集,各地会馆林立。

设在镇江的各地会馆,其厅堂楹柱上通常悬有堂对,对联内容大多宣扬镇江或本行业的乡情乡谊,歌颂镇江及家乡的壮美山川、优秀人物、人文历史,激发人们热爱家乡、热爱会馆所在地镇江的思想感情,鼓励商贾在客地经商、谋生、创业、施善。现撷取几联,以飨读者。

坐落于“江南第一渡”——镇江西津渡小码头街的江西会馆厅堂内设有一联。联曰:“座中多是故乡人,喜一榻茶烟,好同话南浦朝云,西山暮雨,江上别开名胜地,近二分明月,试凭眺东流雪浪,北固烟霞。”上联写故乡南昌的地理特色,用唐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”的诗句,唤起故乡人回味家乡美景,同享“茶烟”,不忘故乡的感情。下联写会馆所在地镇江、扬州一带的风景名胜,有“二分明月”的繁华扬州,以及令人艳羡的“东流雪浪,北固烟霞”的镇江美景。告诉乡人游子身处客地,勿忘却江西故乡根本。全联以饱满的热情,真挚的情感唤起乡人商贾的情谊,再现了会馆里同乡汇聚、倾诉衷肠的感人场面。联语生动高雅,使客寓会馆的故乡人深感亲切、温暖。尤其是上联的“喜”“好”等字,更富有感情色彩。联中四个方位词用得工稳贴切,品读之下,回味无穷。

江西会馆内还有一联:“圣教名心,独乐何如同乐;佛家宗旨,杀生不若放生。”“独乐”: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》:“独乐乐,与人乐乐,孰乐?”该联借用佛教名联,旨在劝导人们与人共乐,乐僧生灵,积德从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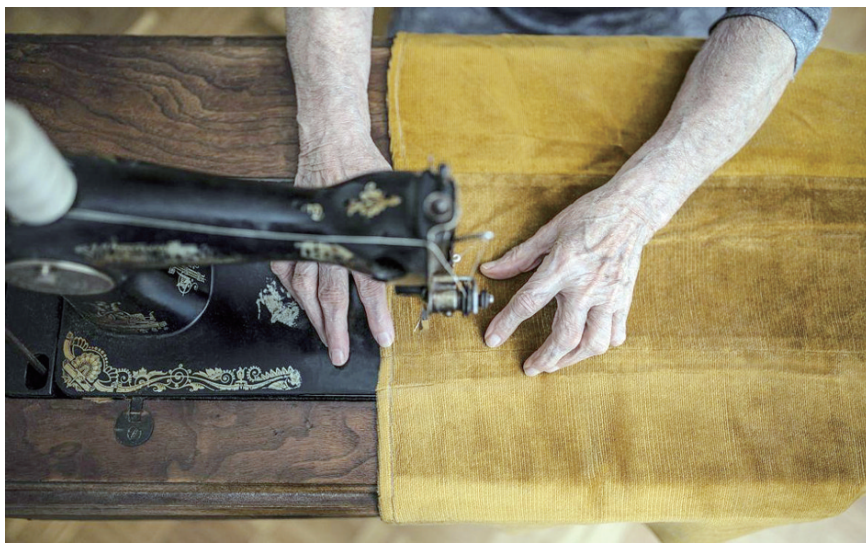
城西碑湾浙会馆厅内悬有两联,一副是晚清文学家、浙江会稽人李慈铭题写。联曰:“丹碧出蓬瀛,须知玉宇玉楼,俯仰何如天上乐;烟霞满栏槛,奚啻青帘画舫,东西尽看浙中山”,讴歌了家乡浙江的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。另一副对联的作者,则是清初剧作家、祖籍浙江兰溪的李笠翁。联云:“一般作客,谁无故土之思,喜常来此地会会同乡,也当买舟归灞水;千里经商,总为谋生之计,待他日还乡人人满载,不虑跨鹤去镇江。”此联语言通俗,一看就懂。上联说的是,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,希望常到此地来会一会同乡,再回到故乡。灞水,即浙江衢江,此处代指故乡。下联则说,当你到镇江千里经商满载而归时,就会觉得很有收获,并非虚跑一趟。对联设身处地,如话家常,极具感染力。

《自怡轩对联语》卷一,载有多则镇江广东会馆对联,其作者王堃是清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重孙,字厚山,号简卿,小铁,钱塘(今杭州)人,祖籍丹徒(今江苏镇江)。王堃自幼攻读经史诗文,爱好楹联书画。道光二十四年考中举人,同治元年赴考“内閣中书”得中,自称“仕隐”。在此期间,曾参与纂辑《方略》,奉敕书文宗神道碑并定陵殿额等,博得摄政王奕訢的赏识。后辞官退休,返回故乡,专心著述。

《自怡轩对联语》卷一曰,广东会馆之在镇江者,厅联云:“此地结鸥盟,萍水重逢,航海借来珠海客;故乡传鹤报,梅花消息,江南不隔岭南春。”又曰,镇江西门外有广东会馆,中祀关帝,联云:“乃武乃文,至德与尼山合撰;以享以祀,湛恩被粤海同人。”语句大方。广东会馆另一联:“山色挹南徐,尽销磨客子光阴,且倒清樽浮竹叶;乡心寄东粤,倘问讯故园消息,好寻驿使探梅花。”语意清新工切,精巧别致,但未知何人手笔。

回忆高桥 消失的乡间裁缝

□ 孙建远



乡间裁缝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职业,乡间裁缝带走的不仅是一门手艺,还有一段记忆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我们的家乡高桥,“裁缝”是乡间热门的一项技能,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女孩子们的欢迎,因为这个细活,干净而有脸面。

当年裁缝上门做衣服是要按天收费的,我读小学的时候裁缝上门一天活工钱大概在五六毛的样子。我母亲那时在生产队里一天活挣一个工分是二毛几,当时工分最值钱的是高桥亭四生产队,他们生产队因卖地皮建丹徒县皮毛厂,厂里每年会补贴生产队一大笔钱,大概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值四毛几,已经很让其他生产队社员羡慕了,而裁缝师傅们可以从秋收后一直做到大年三十晚上,所以他们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单纯的乡下种田人,这就充分验证了“手艺就是饭碗”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等这些民间俗语。

乡间裁缝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这家人有喜庆的事情,有儿女要结婚,需要给新人准备衣裳;有人过大寿要做新衣裳等等,而如果你频频地看见裁缝劳作的背影在左邻右舍出现,就一定预示着一年当中重要节日要来临了:家家户户都忙着请裁缝做新的衣裳,好穿着新衣裳

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每到一年的腊月,家境还不错的人家,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一家老小做新衣服,少则一两天,多则三五天,从冬装到夏衣,一次性做完。这段时间也是裁缝最忙的日子,师傅们一般会不停地忙到大年三十才能休息。

当时农村里的人家都很节省,请一次裁缝好像办一件大事,要算好够做整整一天或两天的活,女人们会把积攒很久的钱拿出来相约上街去扯心仪已久的布料,或者整理衣柜,把珍藏了很久带着浓郁樟脑丸味道的布料拿出来、准备好,布料大都是卡其布的、确良之类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,后来也陆续出现了灯芯绒、毛料等布料,那便是当年的高档衣料了。主家买好布料后,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,管中、晚两顿饭,再按天计算工钱就可以了。

裁缝师傅通常在家吃过早饭后便早早来到雇主家,在雇主家卸下几块门板搭起简易的工作台,天气好时一般就在屋外大门口的屋檐下开始工作,因为屋外光线好,天冷了就移到屋内,由于光线不好往往要开灯,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真是奢侈的行为了,但一年就这么一次,主家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裁缝师傅中午就在雇主家吃饭,然

后接着工作不午休,遇到冬天日天短,更得抓紧时间。到了天快黑的时候,就得结束一天的工作,谢绝雇主的热情挽留,回自己家去,而没有做完的活计等第二天再来干,这便是乡间裁缝师傅们的工作日程。

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高桥本地裁缝师傅,小时候听我母亲说,她童年时吃了很多的苦,从小被当作童养媳嫁到三洲陶小圩,开始跟人家学着做衣服,走村串巷,吃百家饭,做百家衣,因此手艺很精湛,做的衣服非常好,即使上了年纪后仍耳不聩、眼不花,照样非常自如、快捷地穿针引线,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。她的生意曾十分红火,很受乡下人的欢迎。请她做衣服的人也特别多,一件破损的衣服,只要经过她的手加工后,如果不仔细瞧瞧,就难以发现上面的补丁。于是村里的人常常找她帮忙缝补。外婆因有这一手好手艺,名扬四乡八邻,她大小也成了个知名人物。

请她这样名声响的裁缝,是要提前排队请的,她有时忙得连家里都照顾不过来,童年时我常看见外婆活跃在我们三洲大队那一带,外婆通常会提前跟主家了解你家总共有多少口,比如说几件衣服、几条裤子,大人小孩有多少,然后判定到底是做一天、一天半还是两天,并以此确定何时开始下家的活,能一天做完的活绝对不会拖成一天半,能一天半做完的也不会拖成两天,这也是她获得好名声的原因之一,当然获得好名声更重要的原因源自她精湛的手艺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服装已由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,人们都已习惯到商场、超市去买那些款式新颖、颜色靓丽的成品衣服了,外婆的年纪也越来越大,她的裁缝生意越来越不如从前了,变得越来越冷清,她有时整日待在家里,看着她的裁缝工具怔怔地出神,偶尔她会为自己缝制些新衣。88岁那年,外婆安静辞世,她精湛的裁缝手艺没有传人,留下那把曾伴随她裁缝职业生涯的粗重的铜熨斗,作为我们永恒的纪念。

